

曹文轩 著

# 天黑了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她就这样孤独地坐在暮色中的一堆废墟上。没有声响，没有伙伴。陪伴着她的，只是一朵从瓦砾中弯弯曲曲长出的淡蓝色的小花。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轩 著

# 天黑了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天黑了 / 曹文轩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3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  
ISBN 978-7-5346-8615-3

I. ①天…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图画故事—中国—当代③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9596号

书 名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天黑了
著 者	曹文轩
责任编辑	张晓玲 朱琳琳
封面绘画	王小玉
装帧设计	蔡 蕾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3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8615-3
定 价	1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 目 录

天黑了,该回家了	001
雪柿子	017
鸭宝的河	035
夜狼	052
紫檀色的皮肤	061
柏林上空的伞	065
第八号街灯	070
发条鼠	074
飞翔的鸟窝	081
风哥哥	085
菊花娃娃	090
罗圈腿的小猎狗	096
马和马	101
鸟船	105



鸟和冰山的故事	110
柠檬蝶	114
天空的呼唤	118
停不下的毛毛	125
夏天	129
烟	132
一河大鱼向东游	136
一只叫秀秀的杯子	140
羽毛	147
最后一只豹子	151
流氓鸟	155
我是一头蠢驴吗?	201



## 天黑了，该回家了

### 1

这座青灰色的住宅大楼前，是一片废墟。大概几年前有一座楼因为太破而被摧毁了吧，满眼残垣断壁，碎砖破瓦。这里的孩子们，谁也不愿到这里玩耍——它太荒凉沉寂了。

却有一个小女孩常常独自一人走到这里，坐在断壁上，双手托着很秀气的下巴，朝废墟前的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狭窄马路上眺望着。

应该说，这个十一二岁的女孩长得很漂亮，皮肤白净，没有一星斑迹，一头柔软的黑发，是那种乌黑乌黑的黑，鼻头优雅地往里一勾，一双十指细长的小手显得柔软而安静。她的脸上隐隐地流露出一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似乎不应该有的忧郁。在那淡淡的细眉下，一双幽潭般的黑色眼睛里，透出一种无声的光芒。这种光芒使人觉得这个孩子在热切地、可怜巴巴地渴望得到一种谁也无法说得清的东西。那薄薄的嘴唇和低垂的嘴角，又显出了几分嘲弄、尖刻和执拗。

她就这样孤独地坐在暮色中的一堆废墟上。没有声响，



没有伙伴。陪伴着她的，只是一朵从瓦砾中弯弯曲曲长出的淡蓝色的小花。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从那座青灰色的楼里走出，眨动着浑浊的总是流着眼泪的眼睛。她张望了几下，然后向小姑娘蹒跚而来。老人穿着旧的但很干净的藏青大襟衣服，发髻上插着一枚深绿色的玉簪，黑裤子未免短了些。她面容和蔼、安详而厚道。

她是女孩的爸爸今天刚请来的老保姆。爸爸和妈妈离婚了，家里得有人料理一堆家务。老奶奶走到女孩的身后，轻轻地叫道：“孩子，天黑了，该回家了。”

小姑娘没有回头，依旧坐着，朝那条马路上眺望着。

天黑后的马路变得那样朦胧，那样幽静，又是那样深远。

老奶奶走近了一步。

小姑娘回头看了老奶奶一眼。我们立即看到，小姑娘的脸上满是厌恶和鄙夷。这种神情使这位常年在人家门下做保姆、听人使唤的老奶奶敏感地觉察到了。老人不安地搓着僵直的手，不知道还该不该叫这小主人回家了。

“饭烧好了。”老奶奶轻声说完，转身走了。

小姑娘耷拉下眼皮，把眼光从那条马路上收回，低下头去，用鼻子嗅嗅那朵孤零零的小蓝花在晚风中散发出的香气，又用手轻轻地抚摸了几下两片小小的绿叶，皱眉头耸鼻子撅嘴巴地跟在老奶奶身后……

## 2

老奶奶带着疑虑，与这个性情孤僻乖张的孩子开始一起生活。尽管老奶奶万分地体贴、万分地小心翼翼，小姑娘却



仍然不能与她好好相处。就说吃饭吧，小姑娘会吃着吃着，忽然莫名其妙地不高兴起来，把筷子往桌上一扔，皱着眉头走了。有时地刚刚扫完擦净，小姑娘就任意往地上扔纸屑果皮，那劲头，似乎她老早就等待着老奶奶把地扫完擦净了她再尽情地把它弄脏。她爱挑剔，说话刺人，常常毫无缘故地发脾气。她与任何一个孩子都没有来往，独自上学，又独自归来。“出去找他们玩玩吧。”一次，老奶奶见她闷在屋里的时间太长了，好心好意地劝她说。她一咬嘴唇：“管得着吗？”弄得老奶奶很难堪，一声不吭地到厨房里去了。

老奶奶是个宽厚的老人。对于小主人的这些令人气恼的举动，她不想太计较，尽心尽意地与她好好相处：说到天边，她是个孩子！可是，终于有一天，老奶奶觉得实在无法与这个孩子再处下去了。

事情的起因，是那块挂在窗上的窗帘。

不知为什么，小姑娘总是整日把西窗上的帘子拉着，弄得屋里黑乎乎的。老奶奶每日打扫房间的时候，总是习惯地顺手把窗帘拉开，并且打开窗子透气。小姑娘一回来，就把窗子“咣”地关上，随即把窗帘“呼呼”拉上，一连几天，这样一拉一收的。老奶奶觉察到小姑娘已经很生气了，就不再去拉开窗帘，但心里挺纳闷：这孩子也真怪！难道窗外有什么看不得的吗？撩开窗帘往外瞧，不远处，是个五颜六色的儿童游乐场，孩子们在欢快地玩耍着，有的坐滑梯，有的荡秋千，有的走铁索。他们的爸爸妈妈或用力帮助他们推动可以转动的飞船，尽心地让孩子们感到快活；或守卫在铁索下，不住地叫着“当心当心”，双手举着做出随时托住掉下来的孩子的样子。窗外不是好玩得很吗？

老奶奶怎么也想不到小姑娘整天拉着窗帘有什么必要。





这天，她觉得屋里黑得怪叫人憋气的，就又忘记了小姑娘的脸色，顺手把窗帘拉开了。小姑娘回来后，大声朝她嚷嚷着：“谁让你拉开了？谁让你拉开了？”她脸红红的，烦躁而又愤怒。

老奶奶决定这次不再让着这个坏脾气的孩子：“屋里黑，没有人家大白天拉窗帘的！”

“我偏拉！我偏拉！”说完，三下两下把窗帘拉上，差点没有把绳子拉断。

老奶奶生气地指点：“你才一点点大，就这么凶！”

“就凶，怎么着，怎么着？”

老奶奶望着她，咽了口唾沫，退了出去。

小姑娘冲着她的脊梁：“讨厌！”

老奶奶颤抖着转过身去，小姑娘却“咣当”把门关上了。

老奶奶长长地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坐在床边打算着怎么向小姑娘的爸爸说她要立即离去了……

小姑娘在房间里呜呜哭泣着。

老奶奶走到房门口，静静地听着。不知为什么，这过于哀切的哭声，却又使老奶奶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升起一股对小姑娘的怜悯之情：哎，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不过，她并没有放弃离开这户人家的打算。

晚上吃晚饭，小姑娘变得比往常温顺了，默默地吃着，没有再摔筷子，还不时地抬头看一眼老奶奶，甚至还有请求老奶奶原谅她的含意。吃完饭，她默默帮助老奶奶洗净碗筷，临进自己房间睡觉前，她用眼睛长时间看着老奶奶。

这种叫人怜爱的眼光使老奶奶执意要走的决心在一瞬间动摇了：再对付几天吧！



## 3

还在她七岁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她没进家门就听见爸爸妈妈在吵架，吵得很凶。她推开门一看，爸爸双手哆嗦着，脸色十分可怕，嘴角不停地抽搐。见她回来了，爸爸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痛苦地长叹了一口气，脸色变得十分冷峻，像是忽然下定了什么决心。妈妈显得很冷静，像早已料到有这么一天。她缩在墙角上，害怕地看着爸爸和妈妈。晚上爸爸和妈妈分开住了。大约过了半个月，她晚上放学一回到家里，就感到家里的气氛不对，好像出了什么事情。她望着脸色铁青的爸爸：“妈妈呢？”爸爸用双手搂住她。“妈妈呢？”她大声叫着。爸爸把她领到朝南的窗口。从这里，可以看见一堆废墟，在废墟前的马路边上停着一辆小轿车，妈妈手里提着一只皮箱，回头望着。她似乎看见，妈妈的眼里含着眼泪。一个男人——她立即认出来了，就是爸爸不在家时常来她家的那个叔叔，从车里出来，帮妈妈提过皮箱，拉着妈妈的胳膊。“妈妈！”她猛地推开窗子，双手伸出窗外。妈妈用双手捂住脸。爸爸使劲拉她。她双手抓着窗子死活不松。妈妈突然掉过头去，钻进了轿车。轿车载着妈妈，沿着废墟前的马路驰去了。她跺着脚哭着：“妈妈！妈妈！”终于挣脱出爸爸的大手，跑出青灰色的大楼，直朝废墟跑去。在废墟上，她摔倒了，抬起头来时，额角上流着血，小轿车却早已无影无踪了……

一个家，就这样在一个秋天的黄昏里顷刻间破裂了。

起初，爸爸特别爱她。因为他只有她一个人了。可是后来，开始对她冷淡，有时甚至遏制不住地对她表示厌恶。她



记得，爸爸变成那样，是在爸爸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爸爸的一位朋友在喝醉酒后，说她长得没有一处像爸爸以后。那天晚上，爸爸长久地盯着她的脸。离婚后的爸爸变得敏感而多疑。

她永远也忘不了爸爸的目光。

从此，她再也得不到一个亲人的爱抚和温暖。她渐渐变得脆弱，只要别人给予她哪怕是一点点温暖，都能引起她一场痛哭，常常弄得老师和同学莫名其妙。到郊外小河边植树时，她的腰扭伤了。她没有吭声，咬牙坚持着，班主任发现了，从药箱里翻出一块止痛膏，让她趴在自己膝上，然后撩起她的衣服给她贴上。当她转身走开时，班主任的膝上已被小姑娘的泪水湿了一片。

爸爸对她越来越显出无所谓的态度。他照样给她买衣服，买吃的，但好像是出于迫不得已的义务。笑容从她的脸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不爱说话，常常独自一人上学、读书、干事，慢慢地与人群疏远了。开始，她趴在窗台上望着那些在父母护佑下欢乐玩耍的孩子们，羡慕和伤心地流泪。当她变得古怪了以后，再见到西窗外的景象，越来越反感。她让一方紫色的窗帘挡住，从此不让窗外的情景再进入她的眼帘。

只有一个吸引她的地方，就是那堆废墟，因为妈妈就是在它前面的马路上消失了的……

#### 4

老奶奶来到这里不久就发现，差不多每个星期，小姑娘都要从走廊里的破旧信箱里拿回一封信。而每次拿到信，总是沮丧地愣半天，然后坐到废墟上去。回来时，老奶奶看见



她脸上有隐隐的泪痕。“谁来的信呢？”老奶奶怕问冒失了，只能在心里问自己。不过，她还是想搞明白这个孩子的心思。她跟那个长小胡子的邮递员打听：“你知道是谁给咱家小姑娘来的信吗？”

小胡子摇摇头：“不是来信，是退信。”

“退信？”老奶奶疑惑地，“写给谁的呢？”

“她妈妈。”

“她妈妈没回信？”

“她不知道她妈妈的地址，是听人随便说的，跟人打听来的，都不对头。”小胡子显然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劝过这个孩子，让她别再寻找了，可她不听。”

“麻烦你啦。”老奶奶说，“那我就劝她别寄了。”

小胡子连连摇手：“让她寄吧。”他叹息道：“其实，她妈妈永远也收不到她的信了。我打听清楚啦，三年前她妈妈就跟那男人迁到国外去了。让她寄吧，让她寄吧，别断了这孩子的念想……”

老奶奶的心是酸的，苦的。

从此，她再也不与小姑娘斤斤计较。小姑娘发脾气，她就一声不吭地让着。她尽她的力量，精心照顾小姑娘。她把她的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小姑娘不让拉窗帘，她就绝对不拉。估计小姑娘快放学了，她老早就迎在门口。她很费心思地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望着小姑娘。好多次，她也一声不响地跟她一起坐在废墟上，仿佛她也在静静地等待什么。

小姑娘渐渐变得温和了。一天，她主动与老奶奶说话了：“奶奶，能和我一块去小河边吗？”

老奶奶连忙解下围裙，连声说：“能能能。”都没有问一声



小姑娘去干什么，拉着她的手就走。

初夏，太阳热，但不晒人，清澈的河水在微风里荡着涟漪。河坡上，青青的小草中间，开放着五颜六色的小野花。

小姑娘离开老奶奶，用乌黑的眼睛出神地寻找着什么。

老奶奶发现，每当她看见一朵金红色的小花，她的眼睛就忽地一亮，然后拍着手，欢乐地跳过去。调皮的风掀动着她美丽的头发。她小心地一朵一朵地摘着。她不时地向远处波光粼粼的小河湾眺望着，然后又蹦蹦跳跳着去寻那金红色的小花。她在草地上蹦蹦跳跳着，浑身透着一股女孩子家的稚气。

老奶奶见她手里已采了一大束花了，问：“采这么多花干什么？”

小姑娘低下头去，久久地望着手里的花：“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小姑娘记得，她八岁的时候，爸爸在他过生日的那天问她：“你送爸爸什么呢？”那时她刚和几个孩子从小河边玩了回来，爸爸见她手中金红色的小花，笑了，“噢，是送爸爸一束花呀！”说完，真的把花接过去，插在花瓶里，还用鼻子使劲地嗅了嗅呢。

老奶奶眨着眼睛：“没听你爸爸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呀。”

“爸爸记不得了。”小姑娘拉着老奶奶的手，离开了小河边。

一路上，这一老一小一直沉默着。

回到家，小姑娘朝花瓶里注上清水，把那束花插进去，然后双手抱着花瓶，把它稳稳地放在爸爸房间的窗台上。灿烂的阳光，正从窗外射进来，照在那束鲜艳生动的金红色野花上。

她坐在爸爸宽大的椅子上，仰起头凝神地望着……



## 5

自从妈妈离开这座青灰色的大楼后，每年，她都准确无误地记住爸爸的生日，像今天一样，到河边去采一束金红色的野花插在花瓶里。可是，爸爸发现过每年在他过生日这一天，窗台上有一瓶鲜艳的小花吗？小姑娘从爸爸无动于衷的目光里看出，爸爸好像没有发现窗台上有瓶花。

老奶奶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按乡下过生日的规矩，她还点了两支大红蜡烛。老奶奶劲头十足，不停地张罗。屋里的洋洋喜气感染了小姑娘，她感到欢乐和兴奋，脸颊上泛起红晕。

“去，到大门口去迎你爸爸。”老奶奶说。

她望着老奶奶站着不动。

“去吧，我看出来啦，你爸爸是喜欢你的。”

她去了，带着对爸爸的真情，带着希望，带着一种叫人难以抑制的渴望。

爸爸回来了，她颤了颤嘴唇叫着：“爸爸！”

“嗯。”爸爸一点也没觉察出她声音的亲热和颤抖，丝毫也没有体味到这一声“爸爸”所凝聚着的一个十二岁孩子的全部复杂的感情，像往常一样，用这个冷淡、生硬的“嗯”字作为唯一的答复。

爸爸走进屋里，到底发现今天屋里有些异样。他疑惑地望着老奶奶。

“今天是你的生日。”老奶奶说。

“生日？谁说的？”爸爸问。

老奶奶推过小姑娘：“她给你记着呢。”她抚摸着她的



头发。

爸爸抬头看了一眼小姑娘，一霎那间，眼睛里闪出一星温暖的亮光，但又迅速地熄灭了，依旧那样黯淡：“噢。”

老奶奶又指着窗台上那瓶花：“那是你闺女采的，你知道吗？每年这一天，她都给你采啦。”

爸爸有很长一阵子时间看着那瓶花，又很长一阵时间看着她。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眉头又突然皱起了，显出一丝烦躁：“吃饭吧。”他转眼瞧见了那两支蜡烛，走上去，略停了一下，连吹两口，把它们都吹灭了，“吃饭吧。”

老奶奶沮丧地转过身去，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正想招呼小姑娘吃饭，发现她已不在了。她走到南窗口，只见昏暗的天光下，小姑娘正朝那片废墟走去……

## 6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

放暑假了，孩子们有的将到乡下外婆家去做客，或跟小表哥下河抓鱼去，或跟大表姐坐着小船到塘里采红菱。有的将随爸爸妈妈到美丽的海滨避暑去，或到沙滩捡贝壳，或由爸爸托着抱着，在光滑的海水里学习游泳……假期对长期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们来说，是快乐的。

小姑娘没有外婆家可去，也不会由爸爸妈妈领着到大海边去，她只能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幢青灰色的大楼里。不光如此，她还将怀着一颗充满恐惧的心度过这一假期：期终考试，数学才得了四十六分！到远方出差的爸爸回来后，见了这个分数会生气成什么样子呢？

老奶奶见她愁眉不展，吃饭好像都没有往肚子里去的样



子，问：“怎么啦？”

她看了一眼老奶奶，不吱声。

“爸爸看到成绩单要怎么骂我呢？会打我吗？还会让我再读书吗？……”无穷无尽的担忧。她又有点不服气，“怪我吗？人家晚上都是爸爸妈妈陪着温课的呀！你从来也不管我！……”想着想着，她自己不禁怜悯起自己来，泪水湿润了睫毛。

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地就变得轻松起来了，甚至还在心底里渴望着爸爸真的揍她一顿呢！

那天，她和老奶奶去菜场买菜回来，路过一个小院时，看到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孩子，用双手使劲揉着眼睛，哇哇地大声哭泣，旁边围了很多人，七嘴八舌地劝说着。她和奶奶还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满脸胡茬的汉子从一幢屋里跳了出来，骂骂咧咧：“你狗小子，再猪似的哼一声，我……我还要往死里揍你！”

汉子扬起了厚厚实实的巴掌，连忙有人把他挡了回去。

那孩子的哭声在喉咙里像只青蛙在跳动着。

大人们的声音：

“你这孩子！还委屈呀？你考试不及格，看把你爸急的，饭都吃不下！”

“难道不该打吗？你爸爸每天早上骑车送你去学校，就盼你给他这么个不及格吗？你还委屈了！”

一个老人低沉、苍哑的声音：“你爸爸喜欢你，才打你呢！”

小院子一下静了，过了一会，立即有很多人附和这个老人的话：

“还跟你爸爸生气呀？你爸爸骂你打你还不都是为你好嘛！”





“平日里你爸爸多心疼你，快别哭了。”

然而，那快要不哭的孩子却不知为什么，克制不住地哇哇大哭起来，并且一步一步地朝家里走去……

“回家吧。”凝神的小姑娘忽然听到老奶奶的提醒，她用羡慕的眼光看了一眼那个男孩，低下头走了。

回到家，小姑娘倚在沙发上，想象着爸爸回来见到她的成绩单时的样子：爸爸顿时大怒，好凶好凶，简直要吃人！他不仅骂了她，还居然动手打了她。她好委屈哟，呜呜地由着性子哭，只顾把眼泪一个劲儿地汪汪地流出来，流到嘴角，流到脖子里。然后，她看到爸爸火气消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十分温和地、笑眯眯地，像是在向她表示歉意呢，而她却无理爸爸……

爸爸在她开学的前夕终于回来了。她就一直在一旁用那双乌黑的眼睛战战兢兢又激动不安地望着爸爸。但爸爸似乎没有注意到她。天将晚，她见爸爸闲下来坐在椅子上看报了，才抓着成绩单，缓缓走到他面前。“爸爸……”

“嗯。”

她把成绩单递了过去：“我的成绩单。”

“嗯。”爸爸依然看报。

“我……我的成绩单……”小姑娘有点失望了。

过了一会儿，爸爸伸手接过成绩单，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稍稍皱了一下眉头，随即显出一副根本无所谓的样子，把成绩单推了过去。那副淡然的神情，就像一个陌生的路人偶然一瞥，见到一个毫不相干的孩子手中玩弄的一张废纸片！

小姑娘没有血色的、薄薄的嘴唇颤动了，眼里剩下的一星亮光，倏然间熄灭。她低下头去，死死地咬着嘴唇，抵挡着汹涌的眼泪。